

第七十三回 梁基相上表嫁女 孟麗君入宮謝恩

卻說孟士元等於梁相府辭別，各自回府，說明一切。喜煞蘇大娘，不須嫁女，亦有岳母之分。劉燕玉自恨多言，今蘇映雪亦在我之上。證愁問問，忽報忠孝正步進房來，劉氏見禮坐下曰：「恭喜相公，不日二女便可相會。」少王謝曰：「一向深負夫人佳期，今幸二妻相會，夫人亦可完了終身。」即令備席前來相待，不表。

且說梁相其表曰：「左丞相梁鑿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奏為陳情請旨賜女于歸事。竊臣次女素華，本名映雪，係雲南寒士蘇信仁之女也。按儲仁早亡，隨母育於孟士元家。麗君改裝潛行，士元以映雪代嫉劉奎璧。映雪不甘，投池殉節。時臣妻景氏船過貴州，救起船中，收為義女。言極謙恭，不失禮節，以故愛並親生。招贅鄺君玉，館於臣室，於今三年。茲君玉以驗明喬裝，奉旨于歸。臣若將素華改適他門，則門風有壞，若竟適皇甫，則門之玷難堪。豈臣為臺輔之司，以女作參品之選？罪茲不赦矣。故冒死上陳，乞濫施封典，傳臣女與孟氏並肩同事皇甫，仰遵國體，兩無所虧。至臣前招贅孟麗君，情形莫究，實屬昏亂；及皇甫少華上本，臣反力辨誣妄，冒瀆天顏，尤宜削職，伏乞陛下嚴加處治。謹此跪奏。」梁相作罷表章，送到通政司，立送到官。帝見表即批曰：「梁相之女卻係蘇映雪，前日皇甫少華奏請封贈。今准爾奏，亦賜皇甫少華，與孟同日完親，無分偏正。欽此。」旨下，通政司令人送入相府。梁相大喜，把旨取出，與妻女看過。素華深感梁相厚恩，得與孟小姐同列。又報入孟府，麗君大喜，士元亦大喜，曰：「來日女兒當往殿上謝恩。」小姐稱是，自思實不好意思，怎好去見百官？到了次日，梳洗已畢，來了小轎，來到午門，對午門官說明。午門官入奏曰：「孟氏在午門外候旨，請旨定奪。」成宗暗想，今已改裝，若宣他入朝，豈不羞辱了他？若不宣他入朝，不知他今改女裝如何美貌；不如使他入宮，朕亦前去一見。即傳旨，孟氏不須入朝，著其入宮叩謝太后。即差小內監一名，入萬壽宮。

小姐揣知帝意，暗風流天子公私合宜，令人敬服，即隨內監來到東華門下鋪，入萬壽宮。適值皇后在宮，太后令進，孟氏入內朝見奏曰：「臣妾身負碎副大罪，深感太后恩赦，特入宮謝恩。」太后傳旨平身，慰撫曰：「難得卿謹守節操，救治俺家，理合開赦。」孟氏又拜皇后，皇后扶起曰：「俺家一間深蒙弟婦扶持，況又至親，何必朝見。」孟氏曰：「臣妻何敢亂君臣之禮？」太后笑曰：「此乃內官，不妨賜坐。」孟氏謝恩，坐在皇后對面。宮女獻茶畢，皇后笑曰：「若非畫觀音。賜番酒，怎能得此美弟婦。」孟氏微笑曰：「此乃皇太后並娘娘美意。」兩下談不多時，內監奏曰：「萬歲在外候旨。」太后即令宣進。皇后與孟氏跪接，帝令宮娥扶起。太后囑曰：「各人只行家禮罷。」帝領旨，作揖坐在西旁，孟氏坐在皇后身邊。帝偷看孟氏，果然柳腰細小，有弱不勝依之狀，皇后乃武將出身，骨格覺得粗氣，不禁笑對小姐曰：「鄺先生今番改裝，可惜爾連中三元，取士拜相，化為烏有，朕失了一位賢臣。」小姐唯兩目斜視，含笑不語，真是一笑百媚生。君臣知心，各相愛敬，太后與皇后大笑不止。太后向成宗曰：「我無女兒，爾亦無姊妹，我欲認孟氏為女兒。」成宗暗笑，母后作成朕作大舅，即笑曰：「母后主意不差。」忙令內監排下香案。太后拈香祝告了天地。小姐向前行了母女之禮，拜了八拜然後與天子行了兄妹禮，與皇后行了姑嫂禮，再行坐下。太后對重小姐曰：「爾素知醫道，今可賜名保和公主，出入用半朝霧駕，五鶴朝天金頂轎，凡朝中有疑難事情，仍聽決斷。並賜責安鞭一把，專打朝中不法的侯臣。」孟氏當即謝恩。帝因男女有別，多所不便，退出去了。太后賜宴，三人在酒宴中談及小姐流離等情，太后歎曰：「女兒不懼萬里行程，不愧女中豪傑。」直飲至日色斜西，皇后囑姑娘道：「次早當復進後宮，俺家亦有賜宴。」忙令內監引出東華門，宮儀伺候，孟小姐上轎回府，好不威風。甫回家，孟士元問明備細，滿門大喜，忙令打掃房屋，安歇鑾駕人役，不表。

且說皇后回宮，成宗已在宮中。皇后見禮坐下，帝問皇后曰：「孟氏回去麼？」皇后答曰：「回去了，但此等賢女，陛下何故要斬？」帝曰：「他犯罪甚重，理當處斬。」皇后曰：「既要斬他，方才何故如此相敬？看來陛下明有私心。」帝曰：「不要爭辯，朕與一物爾看。」言罷，伸手向身上取出二個紅緞包兒，放在案上，對皇后曰：「爾猜猜看；這是什麼東西？」皇后對曰：「我想知什麼東西。」帝曰：「此乃西洋活寶，爾開看便知玄妙。」皇后連忙開看，恰是一雙小小繡金紅緞鞋，長不滿三寸，卻是舊的。皇后曰：「宮中只有溫妃腳小，亦無如此之小，不知何人穿得？」帝曰：「此乃爾弟婦穿得。」皇后疑問曰：「孟氏繡鞋何以在陛下身邊？」帝笑曰：「不要妒忌多疑。」便把二宮女脫下繡鞋，朕途中遇著，即將繡鞋奪下，藏在懷中，令他詐報鄺相吐血回府等情言明：「朕留下此物，今煩卿來早交還孟氏。」皇后心中方得明白，笑曰：「陛下留下此物，明是欲挾孟氏以私通。誰知孟氏節烈，請旨改裝，不從汝願，爾故要斬他。看來陛下不但私心，而且存心不良。」帝笑曰：「具此美貌，人人愛慕。爾若做了男子，見此美女，只

怕還要強姦硬迫。朕前日路遇宮女之頃，如果前往強姦，怕不春風一度？朕不忍硬迫，還算誠實。」皇后曰：「虧你在太后面前還要強辯，今日怎就回心，原璧歸趙？」帝曰：「前者事極秘密，無人知是女流，朕周心存曖昧。今既請旨改裝，若再留下此鞋，便是君戲臣妻，不合禮法。」言罷，辭別出宮，安歇去了。

次早，孟氏入宮，朝見太后畢，太后曰：「爾可速往皇后宮中，免他懸望。」就著宮女引到昭陽宮候旨。皇后即令宣入，朝見畢，賜坐待茶。皇后問孟氏曰：「姑娘曾失什麼物件麼？」孟氏奏曰：「臣妾不曾帶物件進宮，哪有遺失。」皇后曰：「不是昨日，便是前日失落的。」孟氏沉吟一會，曰：「前日亦並無失落。」皇后忙取出繡鞋，令宮女交與孟氏，笑曰：「此物果是弟婦的東西麼？」孟氏看是己物，疑而問曰：「這個東西因何在娘娘處呢？」皇后遂細將宮女前日偷脫繡鞋，被風流天子藏匿，昨日寄還等語一一說明。孟小姐羞得滿面通紅，笑而不答。皇后笑曰：「今已知弟婦冰清玉潔，乃是天子癡迷。弟婦不必害羞。可把天子怎樣溫存備細說來。」小姐曰：「若論天子，真是慇懃，令人敬服。」便將四月十五日如何要同擊游上林苑，及春石橋上如何戲謔，又天香館如何留宿，至賜番酒後兩次令太醫診脈，並自己假扮小監，冒雨而來，密囑要把假孟氏配與忠孝王等情一一說明。皇后笑曰：「帝如許小心，弟婦怎不憐念？」小姐曰：「臣對帝乃君臣名份，怎敢以私情迷惑聖君。」皇后稱贊：「天子如此私心，若非弟婦節烈，豈不做出曖昧之事麼？」即令內侍呈上筵席，皇府始鍵入席，又說些閒話，直飲至日色斜西方才回府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